

大跃进

第三部

温靖邦 著

三百年间同晓梦

钟山何处有龙盘



大逐鹿

|| 第三部 ||

再现解放战争的文学作品和电视电影我接触了不少，从艺术的角度说，实不敢恭维。而《大逐鹿》引人入胜，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活呼之欲出，史诗感扑面而来。堪与左拉的《崩溃》、阿·托尔斯泰的《落角》比肩。我可以断言，《大逐鹿》和作者的《虎啸八年》一样，可以传诸后世。

——著名文艺理论家、《四川文学》、《当代文坛》原主编谭兴国



花城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广东花城出版社
天猫旗舰店

上架建议：军事历史小说

ISBN 978-7-5360-8875-7



9 787536 088757 >

定价：198.00元（全三部）

大追逐

第三部

温靖邦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逐鹿：全三部 / 温靖邦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360-8875-7

I. ①大… II. ①温…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9342号

出版人：肖延兵
策划编辑：孙虹
责任编辑：夏显夫
技术编辑：凌春梅
封面设计：刘红刚

书 名	大逐鹿 DA ZHU L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62 3插页
字 数	1,200,000字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8.00元(全三部)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 第三部 ||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

第三十四章	1
第三十五章	24
第三十六章	40
第三十七章	59
第三十八章	75
第三十九章	91
第四十章	113
第四十一章	133
第四十二章	148
第四十三章	166
第四十四章	185
第四十五章	202
第四十六章	217
第四十七章	231
第四十八章	248
第四十九章	268
第五十章	287
第五十一章	304

第三十四章

—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召回杜聿明，与顾祝同等人商榷了今后徐蚌战场大计；之后，马上交国防部通知另一员大将，立即飞赴双堆集，以兵团副司令官职务协助黄维指挥部队固守。

这个人就是蒋介石和陈诚都很器重的胡璉。

胡璉四十一岁，黄埔四期生。十二兵团组建时，他的愿望是出任司令官；不料被黄维僭了先，他被宣布为副司令官。心里当然老大不高兴，便称病到武汉去了。到黄维兵团被困时，胡璉脱离部队一个多月了。他心里暗自高兴，黄维玩不转，正是自己用武之时。便从容打点行装，准备销假回部队视事。正在此时，国防部命他去双堆集的电报到了；只过了半小时，蒋介石的电报也来了，教他先去南京陛见。

胡璉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下了飞机，立即兴冲冲驱车去黄埔路叩见蒋介石。

蒋介石问他对十二兵团目前的战略战术有什么看法。

他决心趁此机会在蒋介石面前显示自己比黄维“知兵”，便口没遮拦地大讲特讲起来。

“校长，徐蚌会战，共军两大野战军，倾全力介入，规模空前，无疑是命运攸关的大决战。我们如果战而胜之，可以凭借江淮设置防线，拱卫南京；以后再图恢复。目前应该有勇气放弃，先舍弃而后方可取得；学生建议，放弃华北，固守江南，集结大军与共军逐鹿中原！”

蒋介石见他不触正题，大言炎炎，不悦地皱起了眉头。温和地叫着他的表字责备道：

“伯玉呀，你不是方面军主将，不用操那么大的心，应该把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谋划好才是正理；我是想问你，十二兵团的事情被黄维弄成了那个样子，你有没有办法补救？”

“我胡璉受校长栽培多年，自当为党国驰驱；拜辞校长以后，即飞双堆集，协助培我^①兄调整部伍，重整士气。请校长放心，有学生胡璉在，十二兵团定会转

^① 黄维字培我。

危为安!”

蒋介石又皱起了眉头，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打断他的话。说道：

“不要不着边际，说你的具体策略!”

“学生一定率十二兵团坚守一段时期，直到援军的到达；请校长赶快檄调援军，驰赴中原，与我十二兵团会猎于双堆集!”

“你自己就没有一点独得之见了吗?”蒋介石终于竖起了眉毛眼睛，用申斥的口气问道。

胡璉毫无惶恐之色，反倒微微一笑，解释道：

“且夫‘水无常态，兵无常势’，这是校长当年谆谆教导我们的!须待学生到了兵营之后，考察战场实情，详加梳捋，再向校长禀报。”

蒋介石被这话给噎住了。沉默了一下，只好无奈地说：

“好吧，你先去双堆集!我已经吩咐联勤总部全力空投补给；国防部也正在抽调部队组成援兵集团。你们要牢牢给我守住了，不得有误!”

“是!请校长放心，学生胡璉定当不辱使命!”

大将出朝，地动山摇；胡璉以一副挽狂澜于既倒舍我其谁的架势，登上王叔铭提供的专机。在两架战机护航下，威风凛凛升空，飞往双堆集去也。

着陆之后，谢绝了“培我兄”请他稍事休息，立刻召集军长、师长们开会。见他那一副踌躇满志的乐观神情，身陷危境忧患重重的军长、师长们大为困惑，面面相觑。他又摆出了大言炎炎的样子，展示了十二兵团令人鼓舞的前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描绘总统正在调集“数十万”援军，言之历历，就像他亲眼看见的那样；还断言，只要我们守住这里，后事用不着担心。

散会后他仍不消停。陆续召见军长、师长，听取情况汇报；然后视察部队，做一些莫测高深或莫名其妙的调整。着实忙活了好一阵子。

胡璉能改变十二兵团命运和战场格局吗?

不久就会有结论了。

杜聿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南京开会时向蒋介石献计放弃徐州，怕泄露计划而百般保密；不料就在他离开南京的当天，不知是谁十万火急地通知徐州的党政财机关紧急撤退。这么一来，这三大类机关的家属也知道了，主动加入到撤退大军内。徐州四面都有共军，能走的通道只有天上。于是，拥向机场的人成千上万。以致当天连刘峙也没走成，直至二十九日才飞走。

二十八日夜晚，杜聿明召集三个兵团司令官开会。

他宣布了蒋介石放弃徐州的决定；又重申了自己“撤即不可打，打即不可撤”的主张。然后命令二十九日发动全面进攻，以迷惑共军，掩护主力撤离。

这个全面佯攻由二兵团担任。待剿总大部队撤离后，二兵团留下少数部队于小孤集、四堡、白楼等处继续牵制共军，掩护该兵团主力撤离；该兵团主力必须于三十日夜晚到达瓦子口、青龙镇附近，以掩护剿总主力右翼的安全；尔后取道王寨、李石林赶赴永城以东及永城的东关、南关一带。剿总大部队须于三十日夜晚突然与敌脱离接触，迅速撤离，一口气奔赴徐州西面五十公里的永城；然后折向西南面的蒙城、涡阳、阜阳一带，以淮河为依托构建阵线，与共军周旋。十三兵团三十日夜晚留少数部队在苑山附近及徐州阻击共军，掩护兵团主力撤离；尔后于十二月一日夜幕降下后全部撤离。该兵团主力于十一月三十日夜晚取道曲星堡、袁圩开赴永城北关。此前应先派遣一个师占领萧县瓦子口等重要路段，以便主力顺利前进；尔后撤退归还建制。就这样以“滚筒战术”逐次互相掩护行动。

徐州剿总存有大批军用地图、军事档案来不及装车；而补给区司令部存放的大量武器弹药已挤满火车，库存被服、用具、粮食也很多，很让杜聿明伤脑筋。

到二十九日夜晚，十三兵团先遣萧县的一个师行动迟缓，尚未占领萧县。

这个师对萧县敌情不清楚，怕遭到伏击。到了次日早上，才先施以炮击，然后步兵向萧县进击。

不料十六兵团二十九日夜未遵照命令实行佯攻，反倒退守孤山集、笔架山、白虎山。

这两个兵团的颠预蠢笨，彻底暴露了徐州剿总的意图。这便印证了解放军华野主帅粟裕的最初判断：徐州集团若逃离，不会取道两淮和苏北；必是徐州以西或西南（他事前用电报向中央汇报过自己的预测）。

当晚解放军就攻占了孤山集；而且几乎是兵不血刃就进占萧县。

因为十三兵团故意误解杜聿明的命令，将这个担任掩护的师随同兵团主力一并撤走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晚，工兵部队并没有接到命令，急急忙忙就把一切电话线都撤除了，包括剿总前线指挥部的电话也给搞瘫痪了。因此，三十日早晨，杜聿明对各兵团的行动情况十分模糊，只好赶快率指挥部人员出发。

徐州城内商店、住户的门上都一律悬锁。人们居然昨夜就得到了消息，为躲战火都或早或迟逃了；满城混乱不堪，车辆、人马塞满大街小巷。

杜聿明一行好不容易挤到西城门。不料出城以后，交通状况与城内一般无二，通向萧县的公路车辆拥塞，前进慢如蜗牛。杜聿明发现，带领指挥部及其直属部队前进的第三处犯糊涂了，把原计划的取道铁路附近“改为”经萧县公路了。部队已开始行动，无法退回去，只好绕冤枉路，到徐州南门外，绕凤凰山便道向萧

县方向行进。这时见徐州城内火光冲天，疑为共军先遣队追到了。^① 杜聿明深恐追兵迫近，教参谋人员指挥各部车队绕道北行。然而番号不同的各部车辆却各有主张，根本不听命令，有的绕道脱逃，有的仍向萧县前进。

杜聿明黄昏时才到达大吴集。

次日（十二月一日）杜聿明获悉，萧县已被共军占领，一半的车辆和后卫部队被俘了；晚上时分，共军进入徐州城。

这时的蒋介石，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的本钱快要输光了，已无可调之兵了。除了平津地区傅作义集团五十万部队已被入关的百万东北野战军远距离战略包围（以后将详述）之外，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内，没有一个完整的或较有战斗力的军；几个新兵编练司令部新组建了一些部队，还有几个战场上撤回亟待整补的残破之师，都是绝不可能马上投入战场的。所剩下的就只有白崇禧的张淦兵团，胡宗南的几个军，宋希濂十四兵团所属的几个军。蒋介石曾计划空运胡宗南集团的第一军到徐州。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表示第一军几万人，又有太多装备，没有那么大的空运能力；胡宗南也反对把他仅存的骨干部队调走，声称那样的话他更无法对付彭德怀部队了。国防部研究到最后，扳着指头数，就只有宋希濂的部队容易调了。

就这样，在十一月下旬的某一天（宋希濂几十年后说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天），宋希濂一连收到国防部的几个电报，调十四兵团的二十军、二十八军立即开赴武汉，待船东下。

二十军军长杨干才是四川人，部队属于四川军阀杨森体系，官兵大部分是四川人。他们对东调十分反感。杨干才对宋希濂大为抱怨，说当初部队开到鄂西归附麾下，靠四川近，大家都很高兴；现在要东调，官兵怨声载道。

宋希濂说自己也没办法，上边下了命令，我们大家也只好执行。

这时，属于十四兵团序列的十三绥靖区王凌云指挥的二军、十五军及三个纵队（师级）在老河口、襄樊一带，方靖七十九军在宜城、南漳、保康。宋希濂命令二军开到荆门、十里铺、江陵集结。

十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发来一份急电，教宋希濂、王凌云立即到南京去。

次日下午，宋希濂和王凌云搭上一艘小轮船到武汉，去向总司令白崇禧辞行。

白崇禧告诉他们，已通知空军第四部队司令部，明天（十二月一日）上午派飞机送他们去南京。

王凌云告辞时，白崇禧叫宋希濂留下，称有事“请教”。

王凌云在时，大家一起在会议室坐；此时白崇禧做出“体己”的样子，把宋

^① 其实是管资料的参谋为了早走在提前烧毁资料。

希濂领到他的办公室。

白崇禧特意把房门关了，门上。然后与宋希濂同坐一张沙发上。

白崇禧叫着宋希濂的表字，恳切地说：“荫国，你我一向合作很好，私交也不错。我想，谈点体己话，不为过吧？”

宋希濂认真地点头说：“我是总司令的部下，总司令待我也很好。只要总司令有吩咐，我一定执行！”

白崇禧高兴地笑了；又伸手友好地拍了拍宋希濂规矩地放在两膝上的手，表示对他的表白理解了。说：

“没什么‘吩咐’，就是作为好朋友，聊聊时局，坦诚交换一些看法！”

“啊，总司令请讲。”

“荫国，你看目前的战场情况怎么样？”

“很紧张，很危险！”宋希濂颓丧地说，“现在黄埔同学在一起谈时局，都觉得前景迷茫！”

“荫国说得对，情势确实很危险！东北几十万美械装备的部队那么快就被共军吞没了；共产党得到了大量的精良武器，大量的俘虏兵，很快就可以扩编很多部队。东北工业发达，物产丰富，又有苏联对他们的援助，林彪的军事力量定得以惊人地膨胀！我得到的消息是，他已经拥百万之众进关了！”

宋希濂大吃一惊，说：“这么快呀？朝野最担心的事情终于临头了！这可如何是好呀？”

白崇禧趁势就把话锋一转，触及他要谈的主题上来。他说：

“黄百韬兵团覆灭以后，紧接着是黄维兵团掉入陷阱；我敢说接下来肯定是杜聿明带的那三个兵团倒霉！毛泽东狡诈呀，一环扣一环，一气呵成，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像一条贪婪的鲸鱼，长鲸吸水般把中原几十万国军吞下肚去！总统一定也是在担心这个！他电召你们赴京，多半是催促你把整个兵团都开到徐蚌地区挽救危局。你要知道，共军刘陈邓集团、饶粟集团，野战军加上地方部队，合起来也是百万之众；把你的兵团调去，也是杯水车薪，后果不言可知！而且你走了，华中地区兵力单薄，岂不又是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兵微将寡的危险区域吗？仅剩下一个张淦兵团还算有战斗力，其他像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等几个军都是由新兵编成不久，没有多大战斗力。然则，此后华中怎么办？”

宋希濂沉思一番，不理解白崇禧为什么要向他下问这个，他也明白自己确乎回答不了这种属于中枢考虑的全盘战略问题，便谦虚地把球扔回给白崇禧。

“部下愚钝，对这样的全盘问题常常是望而却步；请总司令指教，我们应该怎么办？”

白崇禧微微笑了。他其实并不需要对方回答，那只是一种设问的修辞方式，

他要自己来回答的。他站起来，走到长沙发对面的壁挂式地图前，拿起指示杆。看那神情，对国民党当前的危局，不仅毫不忧虑，反倒有些兴奋，更多的是踌躇满志。

“徐蚌战局不足虑，糜烂就让它糜烂；只要我们能保有武汉、湖南、两广、云南、贵州、四川，以西南半壁抗衡共产党。只需坚持一年半载，国际局势一定会起巨大变化，我们就会得到大量美援，当年的北伐胜景又将重新出现……”

他喋喋不休地讲了半个多钟头，吐出了一大箩筐的话，归纳起来就只一句话：让蒋介石滚蛋，由桂系来主持大计，则天下事尚有可为。

宋希濂并不“愚钝”，哪能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呢。宋希濂也明白，以后桂系如果真的行取代之事而且侥幸成功的话，哪里还有我宋希濂的饭碗呢。宋希濂自然不会去正面反驳讨个没趣；但也不愿随声附和，便这样说道：

“《春秋》云，‘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当今国步艰难，诚如总司令所说，到了极为严重的关头；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尚可撑持一个时期，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样在长江以南编练的二线新兵部队亦可陆续投入使用。记得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在重庆六届二中全会时，总司令在会上曾说，如果不迅速遏止共军在华北、东北的发展，总有一天会形成南北朝局面。现在东北丢失了，华北也岌岌可危；若徐蚌一带的国军主力再遭消灭，恐欲求南北朝局面亦不可得了！至于我个人的愿望，我很愿意在总司令麾下服务，希望不要离开鄂西，尤其是不愿意国防部把我的部队分割使用！”

白崇禧对他的后两句话很感兴趣。沉吟了一下，说：

“这样吧，明天你去南京，先了解徐州和黄维兵团的情况。如果已无法挽救，你的部队投入也于事无补，最好还是向总统请求免调！”

“是，总司令。”

第二天，上午十时，宋希濂、王凌云乘坐空军临时调拨的一架专机飞往南京。十二时许，在南京光华门外机场降落。没想到蒋介石派了总统府第三局（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在机场等候；以往无论是重庆还是南京，他去见蒋，从来没有受到过官方的迎候和接待，今天享此殊荣，他和王凌云都十分高兴。

到了官邸，刚进入客厅，蒋介石就从楼上下来了。

蒋介石和蔼地叫着两人的表字，居然还伸手与他俩相握；这对宋希濂来说也是第一次，蒋介石对他们这样级别不太高的学生是从来不握手的。

落座后，蒋介石向他俩简单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就说出了自己批准的参谋总部决定。

“这次叫你们来，这个是……主要就是要把你们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参加徐蚌地区的作战，来改变目前我军所处的不利形势。这个，从黄埔建军以来，我

们革命事业的危机，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严重；徐蚌决战，关系党国存亡，凡我黄埔子弟及爱国军人不可不察也！希望你们兵团尽速东开，不可延宕。进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再会同徐州部队，击破共军，稳定局势，建不世之功！”

两人恭顺地聆听，唯唯而已；宋希濂也没有如白崇禧所希望的那样，向蒋提出“免调”的要求。

关于部队的调运及补给问题，蒋介石说：“等一会儿我告诉顾总长，今天下午开个会，教相关单位的长官一体参加，研究办法；最重要的是愈快愈好！”

在飞机场时，宋希濂偷偷对俞济时说过，有重要事情须向校长密禀。这时，蒋介石就叫王凌云先走，宋希濂留下。然后把宋希濂领到他楼上的办公室。

“俞局长说，你有事要单独对我说？”

“报告校长，是这样的……”宋希濂把白崇禧对他说的话，一句不漏地向蒋介石揭发了。

蒋介石听得十分专注；对每一段话，每一个细节，以及白崇禧当时的神情，都问得很详细。最后，蒋介石说：

“好，我知道了！这个是……你答复他的话，说得很得体！这个是，很好！”

二

十二月一日午后，奉蒋介石指示，国防部研究宋希濂十四兵团东调的运输问题。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会议，参加者除宋希濂、王凌云外，有国防部次长兼参谋总部次长林蔚、参谋总部次长萧毅肃、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以及和运输、补给有关的局长、署长、处长。

首先讨论的是先期将十四兵团的二军、十五军从老河口空运南京，再车运蚌埠。顾祝同解释，这样的投送方式，是总统的指示。

空军总部主管运输的署长面有难色。他将目前能调运的运输机数目、每架运输机的载重和能装运的人数，往返一次所需要的油料数量，每天能往返的次数，做了详细的说明；又解释老河口机场没有存油，若要飞机携带往返油料，那么装运量就要大大减少。最后的结论是，空运这样多的部队，目前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这个计划无法实施。

接着又研究用轮船运送。即是先让部队从老河口、襄樊步行到沙市，分批在沙市登上木船，航行到汉口，再换轮船运到浦口，然后车运到蚌埠。联勤总部运输署署长算了个细账，现在集中最大限度的运输力量，将二十八军、二十军运到浦口，最快也要到十二月十二日才完成得了；若再运三个军，那就要翻过年方能

运完。

又有人提议以急行军方式步行到蒙城。但计算行程，最快要二十天；而且途中会不断遭到共军地方部队袭击，就会更加迁延时日。

那么，可不可以采取步行、船运两种方式呢？一律先到武汉，然后一部分用火车运、经粤汉路、浙赣路、沪杭路、沪宁路到南京，再由津浦路转运蚌埠。顾祝同考虑后，说：

“这个方式稍好一点，暂时保留吧，俟部队集中武汉后看情况再定。”

会开到十九点才结束。

二十时蒋介石又召见宋希濂、王凌云。

他对王凌云说：“明天一早有飞机送你到老河口；你去督促部队迅速开赴沙市集结，等待登船。”

又对宋希濂说：“你暂时留在南京，和顾总长、俞局长经常保持联系。”

杜聿明集团尚未行动时，华野高层与中央军委对他的动向进行了多次讨论，久久难以达成一致；究竟杜集团的逃离路线是向两淮或连云港，还是徐州的西南方向？粟裕倾向于后者；但也不敢断然否定前者，毕竟两淮、连云港（海运协助）都是捷径，尽管有水网之阻。

最后，粟裕作了灵活的部署：此前为了阻击徐州之敌增援黄维兵团而把华野在北线的八个纵队全部摆放在徐州以南的津浦铁路东西两侧，仍基本维持原状，只做微小调整。一者继续阻断徐州与双堆集的牵手；再者，即使杜聿明出徐州向两淮或连云港方向逃窜，那一带水网密布，辎重运行不畅，行军速度快不起来，我大军西向猛追完全可以赶上。

陈士榘点头不迭，笑道：“这个叫作一刀两用，又叫一箭双雕！”

张震副参谋长说：“这样就完全可以纾军委西顾之忧了！毛主席一直担心徐州集团会不会东窜两淮、连云港。”

就像为了印证粟裕的预料似的，杜聿明集团果然向徐州以西撤退了。

部署在徐州以南的津浦线东西两侧的八个纵队迅速向西北方向靠上去；从南线紧急调来的三个纵队也如离弦的箭般出动了；从山东南下的渤海纵队也出发了。华野十二个纵队，多路、多层尾追、平行追击、迂回腰截、超越阻击，向杜聿明集团兜围过去。粟裕把华野可以抽出的兵力都投放到了徐州的西南方向。数十万大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而鉴于杜聿明大军屯驻的陈官庄距双堆集仅五十公里，粟裕部署在南面的兵力格外厚重，以防杜聿明冲向双堆集。

正在进行对杜聿明集团的远距离战略包围之际，粟裕获悉蒋介石正千方百计从武汉、江南檄调部队增援黄维。华野手中再也没有富余兵力可以用于阻击蒋介石。

石可能调来的援兵；中野总兵力本来就少，现已全部用于围困黄维兵团。粟裕寻思，必须迅速完成歼黄作战。粟裕、陈士榘联名致电军委毛主席和华东饶漱石政委、中野刘陈邓首长，阐明华野的思考，主动提出从华野抽调部分兵力，协助中野先解决黄维，再收拾杜聿明。

毛泽东欣然同意；饶漱石也表示全力支持。

陈士榘参谋长率领华野三个纵队近十万人，连同—个重炮团，急速出发，加入围歼黄维兵团行动。

临行时，粟司令员特意叮嘱陈士榘道：“老伙计，这次参与双堆集作战，所有缴获，一枪—弹都不要留，全部交给中野！”

陈士榘笑了：“放心吧，我知道！中野毕竟家底比我们薄得多，我们怎么还能去争东西呢？”

此刻的粟裕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是一个倘若处置失误就将功败垂成的大问题。早在淮海大战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结束后，毛泽东就致电饶漱石政委、粟裕司令员、陈士榘参谋长，提醒道：“我大军屯于徐蚌之间日子久了，粮食亦必感到困难”；就此指示华东、中原两大军区领导人“必须用一切办法克服此项困难”。毛泽东指出的这一问题，饶漱石一直悬挂于心。淮海大战开展到当前，战线西移，部队调动频繁而且聚集到一个大的区域内，不少是离开了原先的“就食”之地，粮供问题紧张起来。饶漱石跑到前线与粟裕研究，两人都觉得华东、中原、冀鲁豫几个根据地之间必须有统一协调的机构，方能解决。他们充分研究之后，决定以华野粟裕、陈士榘名义致电中野副政委邓子恢，并报华东局、中原局、中央军委，建议召开由几个根据地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合理解决这个问题。

这份电报首先从宏观上分析淮海战役粮食供应现状面临的新困难；然后从微观上精确计算粮食的供应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对于每日每月粮食需求量，按（包括支前民工）一百四十万人计算，还须考虑到越来越多的俘虏；严格区分毛粮和加工粮，以免发生误差。他们还注意到各个解放区度量衡标准不一样，计算时一律以国际标准公斤和吨来计算。粟裕还指出，冬天多雪，运输不便，必须提前筹措粮草，在规定的时问运到规定的地点。

粟裕、陈士榘还联名要求华东局、华东军区首长饶漱石带队到前线慰劳将士。给每个战士发五包香烟、—公斤糖果糕点，同时与战士会餐。

毛泽东接到饶漱石的电报，感动地说：“粟裕、陈士榘想得很周到，很周到！我们的战士很了不起，应该多加关心！”

周恩来代表军委致电华野、中野，说“凡我华东、中原参战人员、前线人员，

每人一律追加猪肉一斤、香烟五包；不吸烟者，得以其他等价的食品代替”^①。

十四兵团东调的事一直蹉跎不果。二十八军从鄂西开抵汉口时，白崇禧就扣留船只不让走。顾祝同用电话向白崇禧央求了半晌；白崇禧考虑到自己与顾的私谊，又明白二十八军是顾祝同的起家队伍，人事方面与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好同意调走。接着二十军也奉宋希濂命开到汉口等待东进。白崇禧利用这支部队是川军，官兵反感东调，唆使杨干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白崇禧也向何应钦发牢骚，抱怨“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还下令运输司令部不准装运。国防部一再打电话来催，白崇禧都拒不执行。后来，顾祝同对参总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说，你在陆大将官班就读期间与徐祖贻有师生之雅，可不可以动员他劝一劝白健生？许朗轩说没把握，只能试试。没想到，由华中剿总参谋长徐祖贻说项，白崇禧就勉强同意了。但白崇禧有个条件，十四兵团的其他部队不许再调了。许朗轩满口答应。这么一个小人物满口答应能有多少含金量呢？

不料二十军刚开拔，蒋介石又下令调取第二军。这可把白崇禧气坏了，关起门来大骂蒋介石。那第二军辖三个步兵师，外加炮兵团、运输团、工兵团，共四万多人；全是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为中央系骨干部队之一。这个军接到宋希濂从南京发给的指令后，陆续开到沙市待运。其先头部队到达汉口，正准备登上轮船东去，白崇禧的卫队团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一兵一卒登船。

此后国防部的电话，至交好友何应钦的电话、顾祝同的电话，一律被白崇禧硬邦邦地顶了回去；任何好话疏解，诚恳央求，都毫无效果。而徐蚌战场的军情似火，盼望救兵之殷，如久渴望饮。这可把蒋介石给急坏了。只好亲自与白崇禧通电话。

白崇禧拿起电话，很客气地问道：

“请问是总统吗？啊，总统好！对，对，我是白崇禧。”

“健生呀，徐蚌战场我军将士正与共匪浴血奋战，此战关系到党国存亡，非同小可呀！光亭率徐州集团撤离徐州两天多了，我刚才下令他停止向永城转进，转向濉溪口方向攻击前进，与第六兵团、第八兵团南北对进，协同解黄维十二兵团之围……”

“总统这个策划很好嘛，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唉！策划再好，兵力不足，也属枉然呀！你必须让荫国的十四兵团东进，加入作战，以策万全！”

白崇禧沉默了一下，微微一笑。然后就叫起苦来。

^① 《淮海战役》第三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第18页。

“总统，上次你调走了黄维十二兵团，结果不仅没帮到徐蚌战场的忙，反倒陷入了重围；这次又要把宋希濂十四兵团调去，安知又不会是肉包子打狗呢？”

“不，不，这个是，这不会的，不会的……”

“况且武汉是关系大局的战略要地，不能没有两三个能打硬仗的兵团来拱卫；武汉一旦丢失，南京也就保不住了！还望总统三思呀！”

“武汉暂时不会有问题；眼下东线决战事关生死存亡，必须确保兵力使用……”

“武汉怎么会没有问题呢？我有确凿情报，陈赓、谢富治部队五万之众正在秘密向襄樊靠近，似有攻取襄樊、宜昌、沙市之意。总统把第二军又调走了，我手里不足七个军，有大半是新编练的部队，怎么对付？不仅武汉不保，川东大门也大受威胁！”

“健生，你犯糊涂了吧？陈谢部队早就离开了豫陕鄂边区，目下正参与双堆集之战，根本不可能威胁到襄樊、宜昌、沙市！不用多说了，你立刻让第二军东下，我有重要安排！”

白崇禧向一旁的徐祖贻挤了挤眼睛，悄然冷笑了一下，又向蒋介石抛出了一条理由。

“报告总统，其实也不完全是白某要硬拖住不让调，实在是这些部队的官兵都不愿意东调……”

“健生，你这不就是胡说了吗！”蒋介石终于克制不住了，好不容易才把“娘希匹”三个字忍住，“你派兵封锁码头，扣留船只，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別再玩花招了，我命令你，赶快给部队放行！”

白崇禧的冷笑终于从无声变成有声了，一阵夸张的嘿嘿之后，不客气地说：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合理的命令我接受，损害全局的乱命，白某坚决不接受！”

“胡说八道，什么‘乱命’？！”蒋介石气得脸发青、手发抖。

“哼！增援徐蚌，已经丢了一个十二兵团，你还不心甘么？现在不把十四兵团也扔进火坑，你心里不痛快是吧？你打的这叫什么仗？我看你简直是昏君乱国！”

白崇禧的咆哮声震屋宇，阵阵袭击蒋介石耳鼓。蒋介石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有粗浊沉重的喘息声。最后声嘶力竭地对着话筒喊了一声：

“娘希匹！”

“他妈的！你想用对待黄埔学生那一套对待我，办不到！”

白崇禧用力放下了电话，啪的巨响震得蒋介石的耳膜痛了几天。

白崇禧马上亲自给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下命令，集结在沙市待运的二军部队不许再开武汉了；已到武汉的第九师返回沙市归建。

这么一来，十四兵团的其他军就更没法离开湖北了。

十二月十二日，拿白崇禧毫无办法的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对他的亲信学生宋希濂叹道：

“荫国，你还是回到沙市去吧；一定要把十四兵团牢牢抓在手里，把鄂西、湘西好好经营一番，借以屏障四川！可以在那边多扩编一些部队，这个事情你去找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

宋希濂明白，蒋介石与白崇禧商谈十四兵团东调的事谈崩了。

宋希濂这次在南京待了十二天，同蒋介石见了七八次面，没有一次不见蒋介石两眼疲乏、焦灼不安、神情沮丧；过去那种自命不凡、趾高气扬，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宋希濂多年以后说，十二月八日在蒋介石官邸吃晚饭，是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具有标志性的一幕。

那一天，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璉飞到南京禀报双堆集的艰危情况。

胡璉销假视事回到部队，局势并未如他自己所愿有所改善；几天下来竟越发糟糕了，解放军攻势一天强似一天，蒋军阵地每天都要失守几处，这就意味着包围圈在逐步缩小。解放军还采取了重点强攻、夜晚袭击等“锥心”战术，使蒋军十二兵团一夕三惊，无法应对。黄维、胡璉将凡是能拿起步枪的部队如工兵、炮兵，都摆放到步兵阵地上；即便如此，兵力仍不敷使用，一个连的机动兵力抽调都有困难。军长、师长们各自在所驻村庄直接指挥战斗。面对这样的狼狈境况，黄维抱怨胡璉真不该逞能自蹈险地；与其如此，还不如就守在南京催促补给、催情援兵，对艰危中的兵团还有点帮助。

胡璉已明白自己回天乏术，也想趁机溜掉。便与黄维商量，再去南京，敦促救兵。还约定，待援军来时，如何协同作战；若援兵无望，为保十二兵团一部分力量，向总统建议允许突围。

胡璉到了南京，向蒋介石详陈了双堆集的艰危情况。

蒋介石教他们不要自行突围；国防部调集的援兵已抵达浦口，近日就会开赴蚌埠参加李延年兵团，后续部队亦可源源到达。那时即可内外夹攻，全歼刘陈邓共军于双堆集一带。

所谓援军，其实就是费尽周折才从白崇禧麾下抽出来的十四兵团所属杨干才二十军、李勃二十八军。这两个军共四万多人，投放那样规模的战场，不过杯水车薪而已；况且只一万多人的二十军乃“小妈生的”（杂牌部队自况），装备很差，没多大战斗力。这些情况，胡璉抵宁的当天即已全部探明。

胡璉向蒋介石恳切进言：“十二兵团装备精良，机械化程度高；校长要我们坚守，谅不成问题，共军即使攻占，必付出重大代价。但请校长考虑，第十军、第十八军都是党国中坚，大部分军官作战经验丰富，对党国忠心耿耿，实属有用之